

老蟾  
仙  
子  
解  
集  
老解





解 子 老

注 轍 蘇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老子及其他二種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

本館據寶顏堂祕  
笈本排印初編各  
叢書僅有此本

# 老子解卷之一

宋蘇轍子由註

## 道經

道可道非常道。

莫非道也。而可道者不可常。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。今夫仁義禮智。此道之可道者也。然而仁不可以爲義。禮不可以爲智。可道之不可常如此。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。在義爲義。在禮爲禮。在智爲智。彼皆不常。而常道不變。不可之常如此。

名可名非常名。

道不可道。而況可得而名之乎。凡名皆其可道者也。名既立。則方圓曲直之不同。不可常矣。無名天地之始。有名天地之母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有欲以觀其微。

自其無名。形而爲天地。天地位而名始立矣。自其有名。播而爲萬物。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。故無名者。道之體。而有名者。道之用。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。入於衆有而常無。將以觀其妙也。體其至無而常有。將以觀其微也。若夫行於微而不知其妙。則粗而不神矣。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。則精而不遍矣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。同謂之玄。

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。安知無運而爲有。有復而爲無。未嘗不一哉。其名雖殊。其本則一。知本之一也。則玄矣。凡遠而無所至極者。其色必玄。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。

玄之又玄。衆妙之門。

言玄至矣。然猶有玄之心在焉。玄之又玄。則盡矣。不可以有加矣。衆妙之所從出也。

天下皆知美之爲美。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爲善。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。難易相成。長短相形。高下相傾。音聲相和。前後相隨。

天下以形言美惡。其所謂美且善者。豈真美且善哉。彼不知其有無難易。長短高下。聲音前後之相奪。相奪皆非其正也。方且自以爲長。而有長於我者。臨之。斯則短矣。方且自以爲前。而有前於我者。先之。斯則後矣。苟從其所美而信之。則失之遠矣。

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。行不言之教。

當事而爲無爲之心。當教而言無言之意。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。離於先後之數。

非美非惡。非善非不善。而天下何足以知之。

萬物作焉而不辭。生而不有。爲而不恃。功成而弗居。

萬物爲我作。而我無所辭。我生之爲之。而未嘗有未嘗恃。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。此卽無爲不言之報。聖人且不知其爲美且善也。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。

夫惟弗居是以弗去。

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。此所謂不居也。我且不居。彼尙何從去哉。此則居之至也。

不尙賢。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使民不爲盜。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。虛其心。實其腹。弱其志。強其骨。

尙賢。則民恥於不若。而至於爭。貴難得之貨。則民病於無。而至於盜。見所欲。則民患於不得。而至於亂。雖然。天下知三者之爲難。而欲舉而廢之。則惑矣。聖人不然。未嘗不用賢也。獨不尙之耳。未嘗棄難得之貨也。獨不貴之耳。未嘗去可欲也。獨不見之耳。夫是以賢者用。而民不爭。難得之貨。可欲之事。畢效於前。而盜賊禍亂不起。是不以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。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。今將舉賢而尙之。寶貨而貴之。街可欲而示之。則是心與腹皆實也。舉而盡廢之。則是志與骨皆弱也。心與腹皆實。則民爭。志與骨皆弱。則無以立矣。

嘗使民無志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。

不以三者街之。則民不知所慕。澹然無欲。雖有智者。無所用巧矣。

爲無爲。則無不治。

因三者之自然。而不尙不貴不見。所謂爲無爲也。

道沖而用之或不盈。淵乎似萬物之宗。

夫道沖然至無耳。然以之適衆有。雖天地之大。山河之廣。無所不遍。以其無形。故似不盈者。淵兮深眇。吾知其爲萬物宗也。而不敢正言之。故曰似萬物之宗。

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湛兮似或存。

人莫不有道也。而聖人能全之。挫其銳。恐其流於妄也。解其紛。恐其與物構也。不流於妄。不構於物。外患已去。而光生焉。又從而和之。恐其與物異也。光至潔也。塵至雜也。雖塵無所不同。恐其棄萬物也。如是而後全其湛然常存矣。雖存而人莫之識。故曰似或存耳。

吾不知誰之子。象帝之先。

道雖常存。終莫得而名之。然亦不謂無也。故曰此豈帝之先耶。帝先矣。而又先於帝。則莫之或先者矣。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爲芻狗。聖人不仁。以百姓爲芻狗。

天地無私。而聽萬物之自然。故萬物自生自死。死非吾虐之。生非吾仁之也。譬如結芻爲狗。設之於祭祀。盡飾以奉之。夫豈愛之。時適然也。既事而棄之。行者踐之。夫豈惡之。亦適然也。聖人之於民亦然。特無以害之。則民全其性。死生得喪。吾無與言。雖未嘗仁之。而仁亦大矣。

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。動而愈出。

橐籥之有橐籥也。方其一動。氣之所及。無不靡也。不知者以爲極巧矣。然橐籥則何爲哉。蓋亦虛而不屈。

是以動而愈出耳。天地之大，其所以生殺萬物，雕刻衆形，亦若是而已矣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見其動而愈出，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。故告之以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之不窮也。谷神不死，謂之玄牝。

谷至虛而猶有形，谷神則虛而無形也。虛而無形，尙無有生，安有死耶？謂之谷神，言其德也。謂之玄牝，謂其功也。牝生萬物，而謂之玄焉，言見其聲而不見其所生也。

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

玄牝之門，言萬物自是出也。天地自是生也。

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綿綿，微而不絕也。若存，存而不可見也。能如是，雖終用之而不勞矣。

天長地久。

天地雖大，而未離於形數，則其長久，蓋有量矣。然老子之言長久，極於天地，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。若夫長久之至，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。

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天地生物而不自生。立於萬物之外。故能長生。聖人後其身而先人。外其身而利人。處於衆人之表。故能先且存。如使天地與物競生。而聖人與人爭得。則天地亦一物耳。聖人亦一人耳。何以大過之哉。雖然。彼其無私。非求以成其私也。而私以之成道。則固耳。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。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。故幾於道。

易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又曰。天地一生水。蓋道運而爲善。猶氣運而生水也。故曰。上善若水。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。故其理同。道無所不在。無所不利。而水亦然。然而既已麗於形。則於道有間矣。故曰。幾於道。然而可名之善。未有若此者也。故曰。上善。

居善地。心善淵。與善仁。言善信。政善治。事善能。勤善時。

避高趨下。未嘗有所逆。善地也。空虛靜深。默而不可測。善淵也。利澤萬物。施而不求報。善仁也。圓必旋。方必折。塞必止。決必流。善信也。洗滌羣穢。平準高下。善治也。遇物賦形。而不留於一。善能也。冬凝春泮。涸溢不失節。善時也。

夫惟不爭。故無尤。

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。以其爭也。水惟不爭。故兼七善而無尤。

持而盈之。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。不可長保。

知盈之必溢。而以持固之。不若不盈之安也。知銳之必折。而以揣先之。不可必恃也。若夫聖人有而不

有。尙安有盈。循理而後行。尙安有銳。無盈則無所用持。無銳則無所用揣矣。金玉滿堂。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。自遺其咎。功成名遂身退。天之道。

日中則移。月滿則虧。四時之運。功成者去。天地尙然。而況於人乎。載營魄。抱一能無離乎。

魄之所以異於魂者。魄爲物。魂爲神也。易曰。精氣爲物。遊魂爲變。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魄爲物。故雜而止。魂爲神。故一而變。謂之營魄。言其止也。蓋道無所不在。其於人爲性。而性之妙爲神。言其純而未雜。則謂之一。言其聚而未散。則謂之樸。其歸皆道也。各從其實言之耳。聖人性定而神凝。不爲物遷。雖其魄爲舍。而神所欲行。魄無不從。則神常載魄矣。衆人以物役性。神昏而不治。則神聽於魄耳。目困於聲色。鼻口勞於臭味。魄所欲行。而神從之。則魄常載神矣。故教之以抱神。載魄。使兩者不相離。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。至於古之真人。深根固蒂。長生久視。其道亦由是也。

專氣致柔。能嬰兒乎。

神不治則氣亂。強者好鬪。弱者喜畏。不自知也。神治則不妄作。喜怒各以其類。是謂之專氣。神虛之至也。氣實之始也。虛之極爲柔。實之極爲剛。純性而亡氣。是謂之至柔。嬰兒不一知好惡。是以性全。性全而氣微。氣微而體柔。專氣致柔。能嬰兒極矣。

滌除玄覽。能無疵乎。

聖人外不爲魄所載。內不爲氣所使。則其滌除塵垢盡矣。於是其神廓然。玄覽萬物。知其皆出於性。等觀淨穢。而無所瑕疵矣。

愛民治國。能無知乎。

旣以治身。又推其餘。以及人。雖至於愛民治國。一以無心遇之。苟其有心。則愛民者。適所以害之。治國者。適所以亂之也。

天門開闔。能無雌乎。

天門者。治亂廢興所從出也。旣以身任天下。方其開闔變會之間。衆人貴得則患失。則先事以徼福。聖人循理而知天命。則待唱而後和。易曰。先天而天弗違。非先天也。後天而奉天時。非後天也。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。不然。先者必蚤。後者必暮。皆失之矣。故所謂能雌者。亦不失時而已。

明白四達。能無知乎。

內以治身。外以治國。至於臨變。莫不有道也。非明白四達而能知之乎。明白四達。心也。夫心一而已。又有知之者。則是二也。自一而二。蔽之所自生。而愚之所自始也。今夫鏡之爲物。來而應之。則已矣。又安得知應物者乎。本則無有。而以意加之。此妄之源也。

生之畜之。生而不有。爲而不恃。長而不宰。是謂玄德。

其道旣足以生畜萬物。又能不有不恃不宰。雖有大德。而物莫之知也。故曰玄德。

三十幅共一轂。當其無有車之用。埴埴以爲器。當其無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爲室。當其無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爲利。無之以爲用。

竭智盡物以爲器。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。非有則無。無以致其用。非無則有。有以施其利。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。常有以觀其微。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。則至矣。

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聾。五味令人口爽。

視色聽音嘗味。其本皆出於性。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。至矣。及目緣五色。耳緣五音。口緣五味。奪有所緣而忘其本。則雖見而實盲。雖聞而實聾。雖嘗而實爽也。

馳騁田獵。令人心發狂。難得之貨。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。故去彼取此。

聖人視色聽音嘗味。皆與人同。至於馳騁田獵。未嘗不爲。而難得之貨。未嘗不用也。然人皆以爲病。而聖人獨以爲福。何也。聖人爲腹。而衆人爲目。目貪而不能受。腹受而未嘗貪。故也。彼物之自外至者也。此性之凝於內者也。

寵辱若驚。貴大患若身。

古之達人。驚寵如驚辱。知寵之爲辱先也。貴身如貴大患。知身之爲患本也。是以遺寵而辱不及。忘身而患不生。

何謂寵辱。辱一作寵爲下。得之若驚。失之若驚。是謂寵辱若驚。

所謂寵辱非兩物也。辱生於寵。而世不悟。以寵爲上。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。若知辱生於寵。則寵顧爲下矣。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。失寵若驚。未嘗安寵而驚辱也。所謂若驚者。非實驚也。若驚而已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。吾所以有大患者。爲吾有身。及吾無身。吾有何患。

貴之爲言難也。有身大患之本。而世之事難於履大患。不難於有其身。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。而教之以難於有身。知有身之爲難。而大難去矣。性之於人生。不能加。死不能損。其大可以充塞天地。其精可以蹈水火。入金石。凡物莫能患也。然天下常患忘失本性。而惟身之爲見。愛身之情篤。而物始能患之矣。生死病疾之變。攻之於內。寵辱得失之交。攬之於外。未有一物而非患也。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。而身之非實。忽然忘身。而天下之患盡去。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。

故貴以身爲天下者。則可寄於天下。愛以身爲天下者。乃可以托於天下。

人之所以驚於權利。弱於富貴。犯難而不悔者。凡將以厚其身耳。今也祿之以天下。而重以身任之。則其忘身也至矣。如此而以天下予之。雖天下之大。不能患之矣。

視之不見。名曰夷。聽之不聞。名曰希。博之不得。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。故混而爲一。

視之而見者色也。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。聽之而聞者聲也。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。搏之而得者觸也。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。此三者。雖有智者莫能詰也。要必混而歸於一。而後可耳。所謂一者性也。三者性之用也。人始有性而已。及其與物構。然後分裂四出。爲視爲聽爲觸。日用而不知反其本。非復混而

爲一。則日遠矣。若推而廣之。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。首楞嚴有云。反流全一。六用不行。此之謂也。其上不皦。其下不昧。

物之有形者。皆根於陰陽。故上皦下昧。不可逃也。道雖在上而不皦。雖在下而不昧。不可以形推也。繩繩不可名。復歸於無物。

繩繩運而不絕也。人見其運而不絕。則以爲有物矣。不知其卒歸於無也。

是謂無狀之狀。無象一作物之象。是謂忽恍。

狀其著也。象其微也。無狀之狀。無物之象。皆非無也。有無不可名。故謂之忽恍。

迎之不見其首。隨之不見其後。

道無所不在。故無前後可見。

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一作以。知古始。是謂道紀。

古者物之所從生也。有者物之今。則無者物之古也。執其所從生。則進退疾徐在我矣。

古之善爲士者。微妙玄通。深不可識。

粗盡而微。微極而妙。妙極而玄。玄則無所不通。而深不可識矣。

夫唯不可識。故強爲之容。豫興一作兮若冬涉川。

戒而後動曰豫。其所欲爲。迫而後應。豫然若冬涉川。逡巡如不得已也。

猶兮若畏四鄰。

疑而不行曰猶。其所不欲遲而難之。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。

儼兮其若容。

一作客

無所不敬。未嘗惰也。

渙兮若冰之將釋。

知萬物之出於妄。未嘗有所留也。

敦兮其若樸。

人僞已盡。復其性也。

曠兮其若谷。

虛而無所不受也。

渾兮其若濁。

和其光。同其塵。不與物異也。

孰能濁以靜之徐清。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。

世俗之士以物汨性。則濁而不復清。枯槁之士以定滅性。則安而不復生。今知濁之亂性也。則靜之。靜之而徐自清矣。知滅性之非道也。則動之。動之而徐自生矣。易曰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今所

謂動者亦若是耳。

保此道者不欲盈。

盈生於極。濁而不能清。安而不能生。所以盈也。

夫惟不盈。故能蔽一作蔽。不新成。

物未有不蔽者也。夫惟不盈。故其蔽不待新成而自去。

致一作至。虛極。守靜篤。

致虛不極。則有未亡也。守靜不篤。則動未亡也。丘山雖去。而微塵未盡。未爲極與篤。蓋致虛存虛。猶未離有。守靜存靜。猶陷於動。而況於他乎。不極不篤。而責虛靜之用難矣。

萬物並作。吾以觀其復。

極虛篤靜。以觀萬物之變。然後不爲變之所亂。知凡作之。未有不復者也。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。則不知以知之矣。

夫物芸芸。各復歸其根。

萬物皆作於性。皆復於生。譬華葉之生於根。而歸於根。濤瀾之生於水。而歸於水耳。

歸根曰靜。

苟未能自復於性。雖止動息念以求靜。非靜也。故惟歸根。然後能靜。